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歴二年五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為安壽公主生三歳矣其母修媛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堯封為秘書監　詔乃者以河北河東弓手為軍葢欲知山川道路服習耕戰而諸道游宂之人皆願雇代之籍

其非正身者一切罷去

甲辰以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知并州忻州團練使高繼宣為眉州防禦使先是虜寇麟府繼宣率兵營陵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牲酒為文以禱俄而凌解師遂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三千餘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敵數萬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蹈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寨

相視地脉鑿石出泉已而城清塞等五寨繼宣皆與有勞焉此事不得其時據繼宣傳與邊眉防相接因聯書之當考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為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救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栢子寨邀我歸路亢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鬬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

馬千餘疋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遂戰于兎毛川亢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岊以短兵强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頼子弟疲耎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隂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爾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

河外勢益强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徙元高陽救元護送郊賞據附傳乃令年事按去年十一月祀南郊不知何故今年方送賞物當考因元遷高陽遂書之殿中丞平棘郭諮言恐契丹背盟犯界請决御河灌胡盧新唐五河使之北出則深冀瀛鄚諸州皆在水東足以限隔虜騎宰相吕夷簡薦諮言可用

乙巳換崇儀副使提舉黄河等處隄岸尋復詔内藏庫使帶御器械鄧保信洛苑使普州刺史楊懷敏同規度利害以聞諮等議次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滹沱後唐河

相合以注溏泊混界河使界東北抵于海上溢鸛鶻坡下洙北當城南視溏泊界截敵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寨以兵戍之詔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諸等議據諸傳然字或差誤當求别本是正之溢鸛鶻坡下洙北此七字必有差誤者

丁未河東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遷左司郎中以修建寧中候百勝鎮川清塞等堡寨成賞其勞也

戊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帝愛甚成服苑中羣臣奉慰殿門外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澶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為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為治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昭述事附見據李肅之傳修城乃肅之建議也肅之時通判澶州

辛亥御崇政殿録繫囚　洛苑使晉州刺史楊懷敏為入内押班　先是張方平言伏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

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寖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横賦則人不堪救兹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撙節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為菲薄而兹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葢宫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横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姦弊且禁中呼索輙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羣下侵牟之蠧也伏願陛下上念宗

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彼婦人宦者何煩過於姑息超
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
聖之初宮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
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為萬方廣富之
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
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詔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
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厲以投命士民聞之孰不
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局

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兩三負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具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阻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内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方平既受詔與賈昌朝等減省浮費又言竊聞淵旨先是宮禁裁省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為生靈計夫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禮不順由上以率

下則於名為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若予特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功可冀也其有狥己之私與則喜奪則怒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情盡慮上副天心

壬子內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為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

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減罷回賜乃甲寅日令從本志并書給元儼公使之半乃甲子日令亦并書司馬光日記載元儼愁殺人事附明年五月甲午

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張茂實為回謝契丹國副使代符惟忠也惟忠行至武强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初轉運使張昷之奏罷冀貝驍捷軍士上闗銀䊹錢事下茂實議茂實言此界河駐先

鋒兵有戰必先故平時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昷之猶執不已其後遂奏罷保州雲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此據戊實傳保州雲翼軍叛事在四年八月昷之以此年三月為河北漕三年五月入為鹽鐵副使十月又為都漕

甲寅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狀以為五月七日敕按甲寅乃十二日今從實録

集賢校理歐陽修上疏曰臣近准

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

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致理矣臣伏見國家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困敝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兵日益老賊日益强併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敵大者違盟妄作其將何以

禦之從來所患者邊陲今邊陲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雖勞而不知求致理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采衆議紛紜至于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臣伏思聖心所甚憂即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

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陛下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西平巴蜀東下并潞北窺幽薊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平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强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

用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謹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

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爾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

常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才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它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權不得出於已方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為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旦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

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付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于將吏更易道路疲于迎送文牒縱横上下莫得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

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臣嘗聞太祖時王全斌等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巳下乃復其官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

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民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嗷嗷既多是老弱

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虚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虚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誤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也萬事不可

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三十萬青州兵敗于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外國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

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它以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敵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臣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

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能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月日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于卒伍或出于奴僕或出于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

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竒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癃鍾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為國生事澶卒幾生事葢郭承祐在澶時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

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糴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

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虚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敵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各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

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敵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敵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敵則敵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契丹常有助兵今若敵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契丹契丹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

之策也假令二國刻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契丹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刻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契丹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

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使此時而使二敵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狂䆮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遍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揔治萬幾之大既不暇盡

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即黜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

以類聚故好贓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按之法哉唯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

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事自敗者十不去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别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詳言之矣唯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

於下人心怨於內四陲攻於外事勢如此殆非遲疑寬緩之時唯陛下留意

乙卯詔諸路轉運使副為按察之官其路分兵馬鈐轄並位其下提點刑獄朝臣許壓州鈐轄而與路分鈐轄以官敘之　又詔自今應臣僚入見及謝辭如值假故不御前殿即依舊制並放外若事急速許令後殿見謝辭及放正衙並繫臨時特降朝旨即不得輙自上章陳乞時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護國節度使兼侍中張耆

赴河陽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乞免衙辭河陽節度使楊崇勳復平章事乞免衙謝兼閤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辭者按近制臣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衙除假故外若事急速或許於後殿或免過正衙並繫臨時特旨耆位為節制久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詣正衙或扶以拜君或揖而受賜既稱衰疾且冒寵榮雖聖上眷待老臣特推異數猶宜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輙上奏封自求優便今國家外捍邊寇方任武

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乃下是詔仍榜朝堂此據會要

丙辰上謂宰相曰朝廷間遣中人出詗外事而近者臣僚反多奏辟甚無謂也宜令御史臺劾奏之　又詔翰林醫官有勞者止遷本院官毋得換右職及别兼差遣

丁巳詔比上書獻方略者率多市文於人或削取前後臣僚章奏以冀恩賞已詔無得更陳邊事如聞尚有詣闕者其令禁絶之

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德音降河北諸州軍繫囚一等杖以下釋之嚴飭行宮增置倉廒營舍並給官錢毋得科率　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敵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敵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敵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

城郭計也使敵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議者避之仲淹疏曰河朔地平去邊千里契丹豪健晝夜兼馳不數十日可及澶州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契丹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又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雖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絶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契丹旁

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
支宗廟社稷宫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
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保無堅甲利兵可
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在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
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
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敵騎俯逼
陛下能謹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禄山為亂舊
將哥舒翰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

國忠促令討賊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敵或
南牧朝廷必促河北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
寳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
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
下豈復為唐有德宗欲幸益都李晟累表乞幸山南以
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陜西河北聚天下之
重兵如京師摇動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亂四起臣
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

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太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營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為患退

不能忘歸然後困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營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

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輙言北事誠
罪人也然臣子之言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
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者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
祖都關中而張良賛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輙建
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
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
關陜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
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顧朝廷

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大備天下幸甚契丹既就盟仲淹復上疏曰後疏與前疏參同當考敵情翻覆自古非一以四十年恩信尚不能結之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恃也臣切覩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曽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恥言不武爭先效命

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矜誇膽勇有誤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人是面謾也今陛下自觀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為此也若將廵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輸過陸可載過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

德之間先渡黄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虚往北京而敵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宗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賊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廵幸北京六軍盡出回顧京師億萬之中或姦凶竊發為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敵騎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

如京師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决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為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為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輿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如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可弗許矣彼來决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鋭則

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敵騎爲京都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仲淹知有北京之役方請修京城非先請也龍川別志誤以仲淹爲先請檢仲淹集所載劄子則別志誤可知夷簡本傳稱夷簡以城洛陽爲子囊城郢之計亦誤也蓋緣仲淹請修京城故云爾若洛陽則非郢類今畧加刪潤使不相牴牾本傳又誤以囊瓦爲子囊今亦改正識者疑之別志本語然仲淹憂深思遠其言要不可忽今具列于後

是日崇慶公主薨追封楚國公主

已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恐此時琳即兼河北安撫使但實錄不詳五年五月加大資政琳傳始云兼河北安撫使而實錄亦殊不載六年二月因夏竦判大名制乃書河北安撫使當考

庚申置京東兩路安撫使以知青州陳執中兼青淄濰等州安撫使知鄆州張觀兼鄆齊濮等州安撫使並兼提舉兵馬巡檢盜賊事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始大集於幽州故河北京東並為守備也　環慶都監左藏庫副使王遇為供備庫使都巡檢使右騏驥副使范全

為宮苑副使柔遠寨主內殿承制譚嘉震為供備庫副使權慶州都監西頭供奉官張繼勳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賞大順城却敵之功也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

慶自是冦益少按范仲淹奏議仲淹欲城大順以三月十三日往柔遠寨駐劄遣將密行占得寨地又仲淹集有三月二十七日自大順回見桃花詩四月三日奏乞以寨為城名曰大順今因行賞乃著其事

大順城西谷寨有强人弓手天禧間募置蕃戍為巡徼斥候日給糧人賦田八十畝能自備馬者益賦四十畝遇防秋官給器甲下番隨軍訓練及是為指揮六此據本志附見

癸亥新邠州觀察使范仲淹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龎籍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

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禄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仲淹正傳云退而與王興朱觀為伍按范仲淹集所載表乃云居方榮劉興下葢此二人並為留後故也王興朱觀卒不為觀察使傳葢誤改今但從集表所載

以西界偽侍中嵬香為順德軍節度使封順德郡王賜姓名白守忠堪威為會州防禦使布達約噶為叙州防禦使仍並賜對衣金帶嵬香管宥州兵馬龐

籍使珪年族軍主阿克阿入西界伺事嵬香言元昊以所掠縁邊人馬送契丹請助兵入漢界宜預為之備續遣人賫偽補文字求封既而堪威等亦求内附命雖下然其後俱不至堪威布達約噹二人不知何官

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使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楊察入為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為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茍摭拾羨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

又詔乾寧軍獨流寨釣臺寨滄州官鹽竈甜水渦並

置烽堠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宫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詔開封府界盜賊未捕獲者六百九十餘人其非傷殺變主及元謀之人聽百日歸業除其罪　置信安軍兵馬都監監押各一員

丙寅御崇政殿閲諸軍轉員凡三日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保静節度使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為宣徽南院

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徙判定州楊崇勲判成德軍崇勲老不任事故徙之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不以戰也明日大閱于郊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敵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閴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

喧呼暴横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
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
官懼逃匿有四卒以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入倉
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
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
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喧譁耳專副對曰
然其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
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

讙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
罪德用又叱從者六人杖之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
汝何敢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
中肅然僚伍皆服其能處事（此據司馬光記聞） 西上閤門使
果州團練使高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
署司事夏守贇疾故也亢在高陽每遣諜者輙厚與金
帛無所吝亢間處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
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為屏人乃

曰閤使使錢如糞土曰何故曰閤使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亢復駡久之曰我非與閤使劇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麗為敵騎掠去今幸於敵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閤使善結之敵中情偽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壻須紫竹鞭閤使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敵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搭費甚厚惟高陽獨否弟子行首事據龍川別志　滄州鈐轄治界河同都巡檢使及

管勾河北屯田事洛苑使普州刺史入内押班楊懷敏為真定府定州路鈐轄兼保州廣信安肅軍緣邊都巡檢使依舊界河同都巡檢使及管勾屯田司事知順安軍劉宗言上書言屯田司瀦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户事下轉運使及屯田司懷敏挾勢卒窘宗言挾勢窘宗言據河渠志在此年今附見志載此事不詳當考邊臣畏懷敏多巧事之髙陽關鈐轄王果獨不屈數言水浸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果以不法左遷青州都監王果事據本傳附見果二月初除髙陽鈐轄不知何時責青州十一

月乃自青州改永興又吴奎傳云奎為廣信軍判官若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穀地無敢與抗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它事詔置獄推劾奎為力辨得免按果以慶歷二年二月自保州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鈐轄與懷敏爭屯田事坐責當在高陽關不在保州矣今止從果傳

詔河北居民遇有邊警其蓄積許輦至城邑中欲居官舍寺院者亦聽之

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為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無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

督察之　詔管軍臣僚非乾元節及大禮不得非次陳
乞親屬恩澤
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縷金間金
戯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闌金盤金織
金線金撚金為服飾自宮庭始民庶犯者必致之法
庚午環慶招討司言西界偽團練使諾爾來降乞補班
行詔除右班殿直此據朔歷九月癸卯馬都來降實錄有之朔歷乃無疑即此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七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鄭啟緒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二年六月甲戌出内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臣僚年七十而筋力衰者並優與改官令致仕年雖七十而未衰及别有功

狀朝廷固留任使者勿拘此令在京若工部侍郎俞獻卿少府監畢世長太常少卿李孝若駕部郎中李士良在外若給事中盛京光禄卿王盤太常少卿張傚兵部郎中張億皆耄昏不任事請並令致仕詔在京者中書體量之在外者進奏院告示之獻卿孝若京尋致仕世長提舉太極觀餘未詳世長士安子也

乙亥省南北作坊監官各一員

丙子瀛州言宣徽南院使天平節度使夏守贇卒贈太

尉謚忠僖遣使護其喪事

戊寅詔河北轉運使司籍民間所養馬有邊警則給價市之　修河北舊烽臺

辛巳詔雄州代州安撫司每得契丹事宜並報麟府軍馬司

癸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鄭戩為給事中知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尋改知鄆州

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導淤澱之

患既納國後不治葑土堙塞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戩法

乙酉修通利軍城

丙戌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范宗傑為直史館陝西河東京西制置解鹽事兼管勾交子公事（宗傑於正月戊午日自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為制置解鹽使今復云爾蓋正月但制置陝西今并及河東京西也然不應尚帶度支判官或當時兼借省銜以重使事邪）

建定州北平寨為

北平軍　三司減省所言自今兩府管軍臣僚節度使宗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押班母妻依舊賜冠帔其兩府臣僚無母妻則賜長女或長子婦餘並罷之其僧道賜衣及師號非御前特恩並不許奏薦如於延州納細色軍糧一百石迺賜之詔中書樞密院荆王使相宣徽使管軍節度使及皇親正刺史以上長公主許奏薦紫衣師號如故餘從之

戊子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為修建北京使并

相視德清軍澶州大名府城池及點檢衣甲器械錢帛糧草軍馬事仍以尚食使象州防禦使入内副都知皇甫繼明管勾修建北京事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李昭遘罷鹽鐵判官初詳定減省所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遘以為不可權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已且詰昭遘所以興利之術而昭遘爭辨不已故罷之尋為三門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上謂曰前所論罷職田事卿言是也昭遘為三門白波發運乃八月丙子今并書

庚寅以提舉河北刑獄司勳員外郎王儀提舉本路修葺城池器械及置堡寨烽火教閱軍陣市馬等事

辛卯賜澶州修城池役卒及義勇強壯緡錢

壬辰以延州格登族軍主香瑪珪年族軍主阿克阿並為副都軍主格登副軍主齊默特揭家族副軍主李朝政並為軍主員家族都虞候崆愛索斡族都虞候拓德遇李文信並為副軍主鄜延部署司言其擊賊有功也　三

司減省所言比來醫官多僥倖求賞俸至有尚藥奉御

而其入多於醫官副使者請自今並依例析支從之

置汾州向陽峽寨

乙未河東都轉運使户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鎬大廵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紈綺子弟鎬憂其悞軍事曰此可盡斥邪待奏則晚矣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子弟皆自解去更奏擇習事者守堡寨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恐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倡婦者吏執以聞

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倡婦聞之皆散走　河北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文彦博為天章閣待制本路都轉運使　環慶部署司言没於行陣將校之子孫或録二人至三人自今非戰勝而没者請止録一人從之既而韓琦言將士臨陣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豈以勝負為言國家唯追崇虚名存録孤子所以勸誘來者使之効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歎以謂一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厲將士

之術兼前詔所載亦無此例若果更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之此事自十二月壬寅增入

丙申以鎮戎軍就糧蕃落都指揮使忠州刺史向進為石州刺史涇原路縁邊都廵檢使其子弟堅等五人並為左班殿直自西鄙用兵上思擢用諸蕃落將士㑹招討使王沿遣進等一百三十人赴京師進名為有勇又其族多死王事者上御崇政殿閲試而堅騎射尤精悍

取所射弓親挽之力甚勁因遍示輔臣具諭其衆曰若屬為國家捍賊甚勞若朕累知之又見其馬善馳走曰此真戰馬毋為權豪所市也於是百三十人悉遷補之

進先見元年三月

御史中丞賈昌朝等言令詳定減省事畢自後或有臣僚輒於所減省中復有陳乞望令兩府及三司執奏從之

此據朔歷乃丙申日奏令附見

丁酉陝西都轉運使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張奎知永興軍

戊戌翰林學士蘇紳為修建北京副使　陝西河東京西制置解鹽使范宗傑兼權陝西轉運司事

己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宮以下減半則公卿近臣當以次減舊賜銀絹四千三千者損一千一千損三百三百損百二十皆著為式

是月侍御史魚周詢劾奏判河陽護國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張耆典藩無狀乞令就京師私第養病詔擇人代還右正言田况請罷耆將相之任使以散官就第不

許尋徙者判陳州又判壽州周詢以丙申日奏況以丁酉日奏實録並無之今據朔歷追書徙判陳州乃七月丁亥徙壽州又在閏九月甲申今并書

秋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葢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為政多門自古所患今朝綱内弛邊事日生西北二方交有憑陵中夏之志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臣向嘗面論之而陛下諭臣令倚以為用者猶不任職若更選用誠

乏可使之人臣請於外擇人陛下又以為疆事未寧遽
臣無功豈當遽召而用之審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燕
安朝路容身養望者爾若然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
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自淵衷特廢樞密院或重於改
為則請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其見任樞密使副不才者
罷之諸房吏史且皆如舊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賞罰
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不傷體裁而
制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而必

行之不報方平奏入不報掾會要

乙巳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田朏為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都監東頭供奉官郝質為內殿崇班忻代都廵檢使並領兵屯崞縣以控扼二方初河東宣撫使杜衍知并州明鎬並言忻代為敵騎走集之地且薦朏質等材勇可任請分精鋭士兵數千授此兩人使屯險要萬一有警必能保具成功若各處一郡上為庸將所制不復能施摧堅陷陣之力故特命之質先與朏將所部兵援

軍須物餽麟州至青美朗會賊數千騎鈔掠先驅力戰斬首數百級獲馬數百疋器甲以萬計又與朏行邊至柏子寨西遇賊方塹道以阻官軍質急麾衆擊之轉戰至寒嶺下日晡而賊北斬首百餘級遂修復寧遠等諸寨以抗賊衝此據郝質傳附見田朏不詳何許人

丙午樞密副使給事中任布罷為兵部侍郎知河陽布任樞密純約自守無所補然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怵使言事許以諫

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見其書匿之吏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罪匿者上問知匿書乃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謬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魚周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布遂罷去遜尚留京師望諫官吏簡辱以它事黜之議者謂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為不知體吏簡怵遜使上書此據日記

丁未詔自今陣亡軍校無子孫者賜其家錢指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

癸丑彰信軍節度使李迪為太子太傅致仕

甲寅賜南北作坊弓弩院造軍器工匠緡錢

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簡判樞密院工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使如故

壬戌詔晏殊班張耆之上　廣東轉運使言占城國護送軍賊鄂鄰并所虜軍士百姓至廣州且言鄰前後所殺羅文等六十二人皆喻之詔梟鄰等七人于廣州被害之家各給復二年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穆丹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

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却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契丹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契丹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競請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

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國計也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

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自北朝忠真宗皇帝之大德以下至此並據仁宗實録朱本蓋朱本用蘇軾所作神道碑墨本乃無之范純仁行狀及㢸奉使語録亦無神道碑必有所據不知墨本何故不載此也按奉使必有别録㢸前奉使未見别録恐神道碑朱史所載㢸語在别録當考求之㢸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地爾㢸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

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
故地豈北朝之利乎契丹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
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黒水豈嘗
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
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
弟兄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
之契丹主顧其臣下語良久乃曰元昊為冦豈可使南朝
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太宗既平河東遂襲幽燕

今雖云用兵西夏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弼曰太宗時北朝先遣伊將摩哩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豈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爾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

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愧於心亦不愧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翌日契丹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爾契丹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辱

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喻耳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婚可議爾弼曰結婚易以生釁況夫婦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後雖允迎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敵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主

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敵結婚之意緩且諭弼歸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徒還願留平議契丹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

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二誓書三議婚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内創增三事一兩界溏淀毋得開展

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亾諸色人弼因請録副以行中使夜賷誓書五函并副追及弼於武強授之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敵必疑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弼所料即奏疏待報又遣其屬前陵州團練推官宋城蔡挺詣中書白執政上欲知敵事亟召挺問挺時有父喪聽服衫帽對便殿此據蔡挺傳增入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已所與北朝所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

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閤門求對閤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决不肯爲此真恐誤爾弼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

乙丑樞密院奏乞分屯澶州軍馬於曹濮等州就糧從

之朔
　　　歷

詔京師朝官以病乞尋醫者須一年方聽朝參

己巳以泉州民邵保爲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監南劒州

昌順縣酒稅保本海商嘗至占城國見軍賊鄂鄰歸而

言之及朝廷命使臣齎詔赴占城保與俱往獲鄰等還

故錄之

庚午詔大宗正司自今皇親婚姻其依律令外若父母

親姊妹及父母之親姑爲妯娌或相與爲婦姑行而尊

卑差互者不得爲婚姻其服紀疏遠而房分不同祖者

並許通嫁娶仍不係夫之長少各叙本族之尊卑又所
與繫親之家若現任文武升朝官雖三代不畫食禄但
非工商伎術及惡逆之族有朝臣委保者聽之初大宗
正司言今宗族蕃盛多於勳舊之門迭為婚姻其服紀
尊卑雖於禮律無嫌而終為有司所拘至諸宫院難以
求親下太常禮院議而降是詔
八月壬申朔皇第六女卒母御侍楊氏也生才六日
詔河南府孟鄭滑陳許潁蔡鄧唐隋等州發常平倉粟

以賑貧民

丁丑御崇政殿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為太常博士通判廬州明逸易子也

戊寅策試武舉人

辛巳知大名府尚書左丞程琳加資政殿學士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李若谷為太子少傅致仕

乙酉詔河北諸路州軍自修城籍强壮刺義勇頗妨農時應見役去處並令放免朔歷

戊子出内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宫時任中師奏行宫大抵摧圮請更新之上令創修寢殿及角樓餘皆完補而已其自京至德清軍行宫館驛廨署亦量加葺治

刑部檢法官楊中正言在京命官使臣本司吏人犯杖罪以下聽決罰從之

庚寅賜陜西縁邊戍卒緡錢

壬辰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程戡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上閤門副使張得一副之太常丞直集賢院張方平為國主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劉舜臣副之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開拆司楊偉為國母正旦使禮賓副使王仁旭副之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方偕為國主正旦使禮賓副使王易副之偉億從弟也當通判單州會巡檢部卒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

苦而反或曰將有訴于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十餘人斬之偉事據本傳當在明道間今附于此仁旭顯孫

詔河北秋稼豐稔宜令三司計度收糴此據朔歷

己亥命侍御史仲簡崇儀副使王整為京東路體量安撫兼催捉盜賊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臣僚起居失儀請依唐例參列為八節分十六事從之

九月辛丑朔太常博士孫甫為祕閣校理樞密副使杜

衍所薦也甫陽翟人衍守京兆辟知府司録事吏職纎末皆倚辦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語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歴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嘗監益州交子務轉運使以偽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鐵錢可以私鑄有犯私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交子卒不廢甫與祕書丞楊孜並爲校理孜事無所見今不書

詔幕職州縣官舊制須三考以上許應制舉自今勿拘

癸卯環慶路部署司言西界偽團練使馬都克來降詔除右班殿直（此據實録五月庚午諾爾來降實録乃無之疑馬都克即諾爾當考之）

乙巳詔河東本城兵士係教閲者並升為禁軍其招收一十七指揮列無敵之下保州威邊之上內定州并軍城寨四指揮以隸定州路順安軍一指揮隸真定府路保州廣信安肅軍六指揮隸沿邊巡檢司霸州信安軍指揮隸高陽關路 初命宰臣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霧四塞霾風終日朝論甚喧參知政事王舉正

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況復以為言夷簡亦不敢當黄霧風霾據御史臺記

丙午夷簡改兼樞密使

辛亥録碭山尉董祺子中孚為碭山縣尉仍免持服中立補郊社齋郎以祺捕盜鬬死也

壬子置福建廣南東西路諸州教閲澄海軍各兩指揮

乙卯以陜西縁邊制置青白鹽使祕書丞蔣偕為北作坊副使環慶路都監范仲淹龐籍薦之也　賜秦州小

洛門採造務役卒緡錢

癸亥秦鳳路管勾機宜文字太子中允馮諳換崇儀副使為本路都監　陝西轉運司言近添就糧兵士七萬人糧賜幾三百萬緡乞加詳議詔三司擘畫以聞知諫院張方平言臣近因減省見邊戍供輸之勞天下物力之困今雖峻行裁節精為鳩集若會所得莫充諸費是猶盈之以畎澮泄之以尾閭量入為出非所以持久者也伏請選擇近臣令奉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

深議所以豐財嗇用守備經遠之計內外相應本末同體庶幾乎功利之可舉即如緣邊騎兵計蓄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軍馬既不足用徒索芻粟今方北備契丹乃是用騎之地乞以陝西新團土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輓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張方平奏附見初不與此相關也

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氊館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仁先六符

問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金帛增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契丹太弟宗元子梁王洪基侍蕭孝思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契丹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悅則將奈何固不若歲增金帛但無名爾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于敵國况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

也獻字何惜㓕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葢惜生靈也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棄絶舊好以必不可𢍰相要爾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契丹曰改為納字如何㓕曰亦不可契丹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㓕既與之契丹曰必與寡人加一納字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乎㓕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契丹曰不能㓕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邪契丹曰南

朝既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理契丹黙然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若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弼曰若南朝許陛下請陛下與南朝書具言臣等於此妄有爭執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契丹曰此。乃卿等忠孝為國之事豈可罪乎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髙山曰此尚可踰若欲獻納二字

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頸可斷此議決不敢諾於是敵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葢明著令夏國納款事契丹不悦欲令弼改之弼不可敵亦卒不肯報其事於誓書但於國書中叙述爾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即以弼為接伴事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復許然朝廷竟從晏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也

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大節度使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劉六符入見具誓書曰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

得交侵或有賊盜逋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
南北勿縱驚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壕完
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
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
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
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共當殛之昭聖皇帝復答
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
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竊以兩朝修睦三紀于

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禩已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别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税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隄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别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

得大叚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闗
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
闗防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
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兹纂承
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
義二者鈌一罔以守國皇天后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
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
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

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敵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

戊辰以真定府定州路鈐轄洛苑使普州刺史入内押班楊懷敏爲高陽關路鈐轄駐軍滄州

閏九月辛未朔詔比建北京以備廵幸其供擬之物宜令有司辦置毋或擾民

壬申詔河北路義勇鄉兵死而其家有丁壯者令逐處

選補之　賜延州通判國子博士馬端同進士出身樞密直學士韓琦范仲淹薦端材免試命之此據會要當考
癸酉贈郇國公允成第三子為左衛率府率賜名宗頡初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宗顔言其弟伴叔幼嘗侍上東宫未及賜名而卒故特賜贈之允成元佐第三子宗顔允成長子也
丙子高陽關鈐轄兼知瀛州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張亢權本路副都部署　賜開封府太康縣義居民周

秘家米五十斛絹五十疋仍令歲時存撫之秘年八十五其家五世不异爨故也

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弼又固辭先是呂夷簡當國人莫敢抗弼既數論事侵之及堂吏以偽署度僧牒誅夷簡益恨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

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

壬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通判秦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曰孝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痛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

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邱墟陛下
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
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
不臣之虜北有强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
虜叛命四年旁塞苦數擾内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
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亂源
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

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賊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令命數更恩寵過溢賜予不節此三者戒之謹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先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

之後復一人沮之則已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貴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則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日輕且盡

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當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與過厚人間傳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疏遠之人誠不能知内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

耳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所不悅或見優
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
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
以至今日方今非獨邊陲之爲患朝政日敝而陛下不
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於内以正於外然後
忠謀漸進忠謀漸進則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
邊陲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
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

辛甚　詔寒食十月朔宗室遥郡刺史以下聽吏往朝陵　知諫院張方平言臣伏見朝廷近以契丹有渝盟之漸縁邊急奏繼來車駕聲言親征有司各為備擬抽換陜西兵馬待河北事宜又聞諸路帥臣或有不時發遣至煩勑使從而告諭若使契丹遂至衝突鑾輿或果煩動倉卒之際兵衛未集而又召發莫赴則大事去矣歷觀古今之變為國理亂之形隣敵交侵無代不有惟是人主威命不行朝廷政令不舉亂危之兆必從此始

揆今事勢夫何如哉猛不濟寛威不克愛朝廷命令邊臣易於違戾邊臣奏覆朝廷難於執持原此恣慢之端悉由姑息之過即如昨者除四帥觀察故事尚書丞郎之帶職者得换廉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徐乃授之馬知節罷樞密副使止除防禦使陛下憂矜邊寄特示恩榮今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即員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總戎厚其禄使之撫下本朝之意夫豈爲薄誥命已頒章奏沓至妄生意見過爲猜嫌就或强拜乃懷大慊

甚焉者至欲繫獄請罪當之者猶以班叙為辭朝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削臣誠愚褊竊獨憤然儻陛下之威命行朝廷之政令舉罰戮在後爵賞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僚寀震慴奔走則天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何故屈大公之法伸羣下之私如是之惴惴哉昔有志於尊主庇民者遭世多難感慨投袂徒激大義外平邊隅內寧社稷若據土宇握士衆閩國有急觀望晏然乃心王家夫豈如此儒臣猶爾使武人暴

夫顧望傚效則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也此臣所以竊懷憤惋實為宗廟深慮若中使回奏其諸路有不奉詔伏望聖斷特遣朝臣之通識理體者按問其狀嚴行責削以謹下之銜勒以正國之紀綱思患預防古之善戒惟陛下諒察方平所言抽換陝西兵馬待河北事宜不見於實錄要不可不書但不知何時今附閏九月癸未罷北京供頓前更竢考詳其劾四帥恣慢疑方平實呂夷簡黨人私作好惡賴仁宗勿聽也不然豈不壞國事乎故具載之

癸未詔自陳橋至北京凡有司供頓調度悉罷朔歷先

是營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修大其制以要賞知大名府程琳以為方事邊又欲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數有論奏上遣侍御史魚周詢按視罷繼明歸闕命琳獨主其事　贈修媛張氏曾祖東頭供奉官文漸為寧州刺史祖試校書郎隸為光禄少卿外祖應天府助教曹簡為秘書省著作佐郎修媛追贈三世前此未有也　除諸州軍天慶觀所賜田稅辛卯罷澶州等處浮梁筭緡

癸巳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於定川寨先
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
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賀
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
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
廵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廵檢使向進
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
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

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廵檢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閙元昊從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衆數倍鋭甚為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

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寨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

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毁版橋斷其歸路别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絶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渇其衆劉賀師蕃兵闘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州葉燮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鋭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手刀

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鬬及以騎軍回合禦賊賊衆稍却然大軍無鬬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火圍城西隅臨西北譟曰爾得非部署聽上黙陣圖者耶爾善屯軍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二鼓懷敏將號召都從政軍來援至四鼓召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

不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曹英趙珣為先鋒劉賀許思純為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為殿後聽中軍鼓乃得行日加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參謀郭京及指使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策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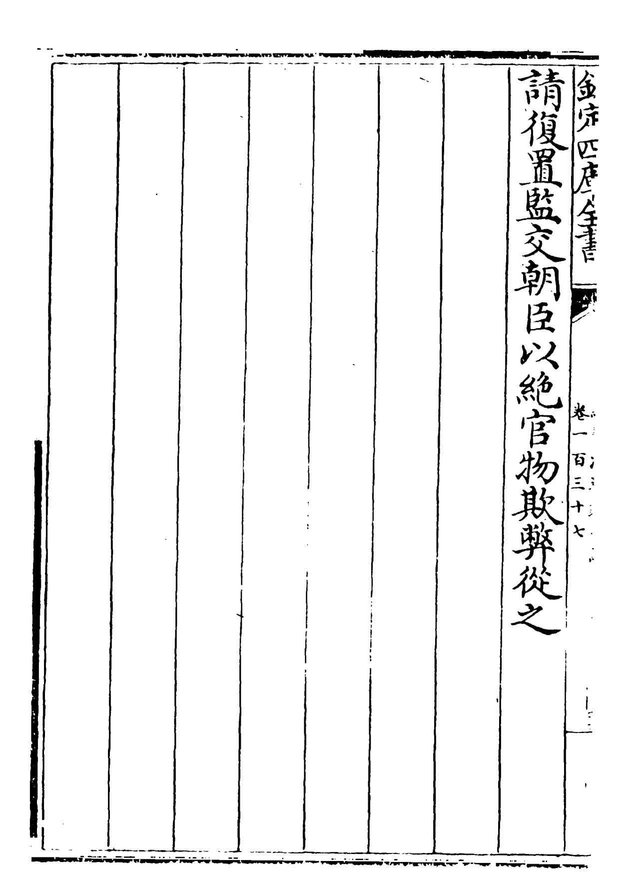
李良臣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興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走馬承受王昭明趙政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步兵不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恩領軍三千保蓮花堡韓質郝從政胡恩未詳官職十一月己丑當考劉湛向進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司馬

光記聞九月冠聲言入冠十月一日以洮使三部署懷敏鈐轄知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仰劉賀以兵三萬從行留且半月冠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軍曹英皆來請援十三日進屯鎮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懷敏英未應知和請援英先進曰君祿盈車今能喻安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冠以羸騎餌之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七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為冠所窘來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遂冠軍中援冠繼至珣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冠乃退自是冠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鬧聲滅火且斂去糧道絕軍餒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遂走珣曰來塗冠必有伏若自龍竿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所指衆勸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冠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溝上冠分為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絕為三中軍殲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龍竿盡死懷敏知和殪珣虜洮閉城自固游騎及渭原大掠而去洮左遷待制知虢州按記聞載此事頗

與實録不同今附見當考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此據會要出師篇附見當考

甲午詔國子監生自今須聽讀滿五百日乃得解薦從天章閣侍講王洙之請也

戊戌詔河北都轉運司緣邊安撫司令契丹再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徭悉罷之　權發遣户部判官燕度



請復置監交朝臣以絶官物欺弊從之